

# 教育手段只剩说教和体罚?

## 【今日视点】

杭州“西点男孩培训中心”的鞭打教育受到了不少家长的追捧。在培训中心,不听话要罚吃“白饭”,说脏话要罚喝辣椒酱。可顽童们最怕的还是老师手中那根包裹着布条的特制鞭子,说谎、成绩下降了都难逃鞭子的惩罚。

(7月27日《人民网》)

儿是娘身上的肉,看着自己的孩子整天挨着鞭子过日子,当家长的心里肯定不好受。他们之所以心甘情愿地花钱买罪受,我想主要还是恨铁不成钢,望子成龙心切。因为工作关系,曾有不少家长向我大倒苦水:“我们两口子人前人后都

将胸脯挺得高高的,但一听别人谈论孩子,就马上抬不起头来。”教子无方,管束乏力,正日益成为家庭教育环节中一道不可逾越的瓶颈。病急乱投医,死马当成活马医,已俨然成为不少家长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其实,所谓的“鞭打教育”并非什么“高新产品”,我们的老祖宗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用戒尺打手心了。现在,国家之所以明文禁止教师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就是因为这一非人道的教育方式虽然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非常不利。毫无疑问,和老祖宗的传统法宝相比,这一规定更具科学化和人性化

化,对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实施素质教育大有裨益。打,绝对不是教育孩子的正途,如果打管用,还要老师长嘴干嘛?

不可否认,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当青少年儿童穿上牢不可破的黄金铠甲时,体内的不良病毒就会恣意地疯长。而“西点男孩培训中心”等机构正是从这里觅得了商机。从这个意义上说,“西点”的成功又一次暴露了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软肋,有关惩戒式教育的话题也远没到结题的那一天。有一个问题我们都无法回避,就是为什么没了惩罚,就只剩下说教;没了惩罚,人性化教育就只是理想化的教育。已经

愈演愈烈,连教育部都承认的应试教育应该有所反思。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培训中心虽冠名为“西点”,其实只是吸引眼球罢了,决然不是为了培养中国的巴顿和杜邦,而是将非法的体罚变身为合法的教育,以便更好地谋取利益。何况,不管培训中心和家长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培训中心都无权逼着少不更事的孩童吃“白饭”喝辣椒酱,更不能将手中的鞭子狠狠地向学生抽去。报道说这个培训中心已经办了好几年,在社会上也造成很大影响,难道非要等到出了人命之后,教育、司法等部门才肯主动介入?

(彭梦宁 湖北省潜江市教育局)

# 公益诉讼要鼓励“管闲事”

## 【公民发言】

当重大环境污染损害了单位或者个人的民事权益时,检察机关可支持受损害单位或个人向法院起诉,这成为深圳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的初步立法探索。

(7月28日《第一财经日报》)

深圳的探索提到了检察机关的鼓励,但鼓励的前提是必须“单位或者个人”的权益受到损害。作为公益诉讼,笔者认为,不能把眼光局限于受到直接损害,更应该允许没有受到直接损害的公民“管闲事”。

对于环境污染,应该有一个整体的眼光,一些损害单位不仅损害了一些单位和个人利益,实际上也损害了一种整体环境的平衡。有些受到的损害看似是“无主”的,如果强调个体的损害,就很容易导致对污染无人管的局面,而提倡

“管闲事”的公益诉讼恰恰能弥补这一点。所谓的公益诉讼,从本质上来说,只要是为了大众利益的诉讼,都应该受到鼓励的。这点,在很多国家都是如此,公益诉讼成了西方的很多民间环保组织比如动物保护组织的“法宝”。

对于看似“管闲事”的公益诉讼,我们不仅要提倡还要给予鼓励。国外一些民间组织所能起到的作用之所以如此之大,和那些国家实行对公益诉讼予以奖励的政策是息息相关的,这样的奖励,可以激发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实际上,国家的事,就是公民自己的事,环保问题,需要每个公民的积极参与。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和谐发展,才能让我们的经济抛开“牺牲环保换取经济”的怪圈,从而走上循环发展的道路。

(徐德国 湖北 医生)

# 要收费,还把人当猴耍?

## 【公民发言】

国家版权局表示:消费者到卡拉OK消费,已向经营者支付了费用,因此不应再承担额外的版权费。

(7月28日《天府早报》)

按照版权局的这个解释,对KTV经营场所收取版权费用后,消费者歌照唱,曲照点,不受收费的影响,不会因此额外增加经济负担。可天下能有这等好事?我不知道版权局的官员们是不是在蒙消费者——谁能相信,KTV老板们会在新政出台后扭身为社会慈善家,情愿自己掏腰包做亏本买卖,继续为消费者提供

“免费午餐”?一边向KTV经营场所收取定额费用,一边称此举不会增加消费者负担,如果评选当道的“黑色幽默”,我想这一条完全有资格当选。

羊毛出在羊身上,KTV老板们不是吃素的,他们明里不向消费者收取这笔费用,但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或巧立名目增设有偿服务项目搞变相收费,或干脆降低服务标准和质量,让消费者物非所值,从中再将这部分“损失”悉数找回来。如是,版权费还是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所谓消费者不承担额外的版权费岂不就是一张空头支票?

(梅广 湖北 职员)

# 球踢不好,那咱就踢人?

## 【异论锋生】

原全兴队和国奥队足球明星许辉将一名环卫女工的左腿踢成骨折。原因是她在扫地时扬起的灰尘让许辉等人感到不满。

(7月28日《北京晚报》)

许辉在纷扰亢奋的世界杯停息下来之际,抬起他穿着坚硬皮鞋的右脚时,是不是时空错位了?

“敢作敢当”的许辉在派出所仍有“牛”气,他说:“那一脚是我踢的”,但却不屑去看看住在医院里忍受着疼痛煎熬的王前华。他何以会这么“冲”?不管甲A、甲B还是中超,一些地方的足球事业一步步弄成了城市形象

和面子工程。最终纳税人的钱把球星变成了富人,更变成了脚踏百姓的“贵人”。某些神气活现的球员,即便上不了国际球场,只在国内踢几脚,一样可以“星光高照”,什么荣誉、学位、金钱、权力等纷纷加身,这也直接养成了一些球星的臭脾气,甚至有些球员,连做人的基本品质都缺失!什么痰吐裁判,地下赌球,飞脚踢民等行径层出不穷。

中国足球踢了这么多年,依然没啥看头,大概与踢球者的素养有关。没有基本素质的球星,他踢的就不是足球而是人,这也真算是一种悲哀了。

(周明华 四川 职员)

# “早门诊”不妨推广

## 南京话本

前两年,南京部分大医院推出了“夜门诊”,但因为病人太少而陆续关闭。记者获悉,南京又出现了首家“早门诊”,开出后,在早上6点到上午8点之间,每天都有10多名患者前来就诊。

(7月27日《现代快报》)

疾病不等早八点,更不会在晚五点之后下班收敛,医院作为服务性质的单位,工作时间本身就不应该像工厂企业那样按点准时,从方便患者、服务患者的角度考虑,让有诊疗需求的人在他们的最方便时段获得服务,当然应当成为

医疗机构追求的服务方向。在南京出现的“夜门诊”“早门诊”正体现了医疗机构的这一服务意识。

存在于医疗方面对于“早门诊”“夜门诊”的需求,实际上在其他服务行业也同样存在,例如对于一些服务性质的政务机关,以及千家万户的生活及安全息息相关的行业,都应当具备“早门诊”“晚门诊”的服务意识,并切实向公众提供类似“早门诊”和“晚门诊”的服务。

(今日主持 武洁)

本版言论评论员文章外均不代表本报观点  
wfwbxyh@vip.sohu.net

# 几十个男人与两个女人同住

### 又苦又累的民工,还要忍受着如此差的住宿条件,不知他们的老板是怎么想的

二三十名男人住在一个大房间,全是大通铺。要命的是,这里面还有两个女的。这大热天的,让人怎么睡?昨天,鼓楼南京中信银行南侧工地的工人为此直叫唤:“住宿条件太差了!”

民工老陈(化姓)住在该工地一宿舍,跟20多名工友挤在一个大房间。房间分成了4排,全是大通铺。最关键的是,竟然有两对夫妻住在这间房里,这两对夫妻以及其他男性工友都非常尴尬。“有女的住在这里,多不方便!”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该工地。说起工人的住宿条件,一名工头直言:“不好!几十个人住一个房间,很脏。”这位中年妇女带着记者来到工人宿舍。宿舍紧邻工地,在工地东侧的一幢办公

楼的3楼。来到3楼,记者就闻到了一股异味,走廊里墙上钉着钉,四处晾着衣服。房间里都是上下铺,床板就是工地上拾来的薄木板。苍蝇在房间里飞来飞去。一些民工躺在床上睡觉,另一些民工则进进出出,两名孩子在床上玩耍,不时发出争吵声。在一个最大的房间,记者数了数,睡了20多个人。

最让人意外的是,在这个大房间,有个特殊的角落。角落里,一张床周围围了层布帘子,旁边的一位民工告诉记者:“里面住了一对夫妻”。紧邻的另一张床也与别的床用木板隔开了,这位民工指指木板:“没办法,这里也住了一对夫妻”。另一位民工摇摇头:“真是别扭,工地也不能让人家夫妻睡在我



几十个男人中间,还住着两个女人

们一堆男人中间啊”。据多位民工介绍,这两对夫妻,一对50岁左右,另一对30多岁,都在工地干活。花布帘用夹子夹在一边,记者朝里看了

看,绳子上挂了女人的衣服,墙角木板上,放了润肤霜、梳子、镜子等女性用品。

一位民工称,他在工地干了10几年,这里住宿条件

最差。一位30多岁的民工直摇头,他说,不同工种的工人住在一个房间,作息时间不一致,晚上要到12点左右才能安静睡着,早上四五点就得起床,太不合理了。

据了解,该工地归武汉建工集团管理。记者随即找到该集团负责该工地的项目部副经理柯息华。柯息华称,该公司在江宁有宿舍,但工人嫌太远不愿去,公司便在工地附近租了这层楼,共5间,约450平方米。据柯息华介绍,5间宿舍共住了75名工人。听到夫妻住在大宿舍的情况,柯息华显得很吃惊,他声称,那两名女人肯定是工人家属,不在工地干活,即使干,也是在食堂。“按规定,是不允许夫妻住集体宿舍的。” 快报记者 许小红

# 对外地老人另眼看待 南京是不是小气了点?

□快报讯(记者 孙玉春)前天上午,河海大学的骆先生带着从苏州吴江来的父母到明孝陵景区游玩,碰到了一件尴尬事——七旬高龄的父母在杭州、北京等地可以享受景点门票优惠的老年卡,在南京却没人理睬,老人只得掏钱买了票才得以入园。

骆先生说,当他们准备进园时被验票员拦住,父母掏出在吴江办的老年卡询问是否可以凭卡进园,但是被告知明孝陵只对持南京本地老人证的免费。

对于骆先生反映的情况,家住下关的钟耀源老先生也有同感。他前年到西安旅游,到兵马俑、华清池、秦始皇陵等景点,都是凭老人证免费进入。回到南京后,钟老先生总是鼓励老伴们去西安游玩。相比之下,对于南京的公交车,钟老表现出了无奈,“乘坐时一样付费,地铁也是要付钱。”骆先生则表示:“南京的一些做法让人感觉很小气。”

记者与南京市市政公用客运交通管理处和南京市园林局办公室取得联系,对方均表示,如何对老人优惠是按照上级相关政策执行,他们自己无权改变现状。

南京市老龄委的罗女士说,类似的反映他们早就接到了,但是目前国家并没有关于老年人异地优待的统一政策,只是部分城市出于各自的条件和理念在操作。由于一些理念方面的原因,在旅游景点方面对外地老人没有优惠,他们也不好向园林部门过多要求。而乘公交车的事,他们最近几年每年都要呼吁给予老人优待,但公交公司一直没有积极回应,而地铁公司同样是态度坚决。

# 大学生拖欠学费,毕业证被学校暂扣

### 南京理工大学有关人员称这样做也有他们的苦衷

大学毕业已一年的刘相森,因拖欠学费,毕业证一直被母校扣留。

据了解,刘相森是南京理工大学2005届的毕业生,学的是会计专业。毕业后,他在南京某会计师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工作。2005年从学校完成学业离校后,因拖欠学校9000多元学费,他没能按时拿到该校的毕业证书。目前,刘相森准备参加今年的初级会计师考试,而这个考试需要带大学毕业证书。由于没有证书,报不了名,更别

说参加考试了。

刘相森告诉记者,他是江苏丰县人,家有年过半百的双亲,都是乡下种庄稼的老实人,平时除种种粮食外,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他上了大学后,家里的经济情况一直都不好。四年大学下来,家里已经欠了很多债,而他又刚参加工作,月收入1000元左右,这些收入,除了生活费外,只能剩下几百块钱。“再除掉补贴家用,我算了一下,如果要把欠学校的钱还了,还要一年多的时间。但我现

在急着要考会计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我日后的饭碗啊。”

“我当时说,就算不是毕业证书,能够给我毕业证书的复印件也行。但是校方依然没有同意。”

根据刘相森提供的线索,记者随即联系了当时刘相森的年级主任高老师。高老师告诉记者:“刘相森拿不到毕业证书,不是因为没交学费的问题!”记者问:“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高老师回答:“我现在在外地,至于具

体什么原因,不回到学校无法核实!”高老师还说,现在发放毕业证的相关事项,由档案室的徐老师负责,具体事项可以向他咨询。

记者又联系了南京理工大学档案室的徐老师,徐老师发表了个人看法,称学校有明确的规定,学生没有交清学费,不允许发放给学生毕业证。当记者提出刘同学只是要求向学校“借”毕业证这个情况时,徐老师说,学生没有交清学费,毕业证是不能发放到学生手

上的。

记者又问是否可以提供毕业证复印件时,徐老师还是表示不行。“我们可以给他开个证明信,证明他已经从我们学校毕业。”

另外,徐老师还说,学校有学校的苦衷,学校有学校的难处。他理解该同学的处境,但是学校有学校的规矩。“我问过了,学校开的证明信没有用。”刘相森一脸无奈地说。

快报记者 罗斯文 实习生 戴剑彪 张瑞